

何冰姿陶藝創作

主編 孫國棟



何冰婆
陶執
制
作





何冰姿陶藝創作

2005年10月初版

出版 慕稼軒

封面題辭 黃兆顯

編輯委員 孫國棟 (編輯、撰文、釋文)

王希哲 (編輯、攝影)

蘇江 (撰文)

余健文 (顧問)

王珊珊 (文字輸入)

鄧偉權 (攝影)

排名不分先後

I S B N 962-627-075-6

印刷 彩迅印務有限公司

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

目 錄

代序

悼冰姿 孫國棟

5

陶藝創作

21

我手寫我心 蘇江

——記何冰姿女士和她的雕塑作品

45



悼冰姿

孫
國
棟

代
序

冰姿，一位不同於流俗的女子。

她自知患了重病，仍然奮不顧身，努力於中國文字學的研究，常常工作至深夜。當去世的前兩夕，她感覺氣喘胸痛，仍然工作不輟。我勸她休息。她說：「我自知我的生命即將結束。但一息尚存，不容稍懈，我要把我的生命全幅地投入，雖然工作無成，也覺已盡了心力，可以無愧，棟棟，請你不要阻止我工作。」我聽了，不禁心酸欲淚，對着她消瘦的容顏，和莊嚴的神色，我能說些甚麼呢？翌日（二月九日）送她入醫院，十日深夜（即十一日凌晨三時）她去世，只留下我一人。她真是一位不同於流俗的女子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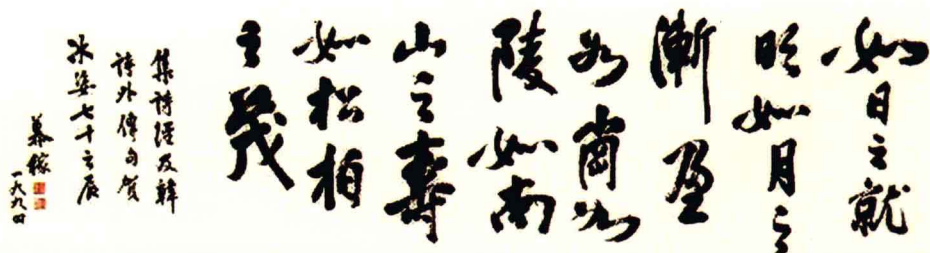
她愛民族，愛文化、愛所有苦難的人。她見義勇為，常常救援路邊的病人，勇往直前，絕不計及自己的利害，使我認識到一種由生命流出來的、全未經思慮的、最純粹的「良知」。

我們初相遇於六十六年前（一九三八年）在澳門教忠中學的高中一年級。那時她還不到十四歲，是全級同學中最年輕的。長着兩條小辮，眼睛特別明亮而靈活，處事非常敏捷，各種學科成績

都很優異，有一種靈慧清雋之氣，是其他女同學所無的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高中二年級，我們接觸的機會較多。有一次，一群同學到澳門對岸的群山旅行，群山中有一道大水澗，水枯了，只餘一重一重被水沖磨得光滑的大岩石，在幾層岩石上面，由於山澗兩邊長出綠樹，枝葉交柯，織成一幅優美的景色，同學們都怕石滑，不敢上去。我卻敏捷地爬上大石，她也想上去一看，於是我又爬下來，握着她的小手，扶攙她爬上大石。這是我和她初次接觸，她有點靦腆，但微笑接受我的幫助，她的淺笑，從此深深地烙入我的心中。

那時，澳門流行四輪溜冰。我握着她的手教她溜冰，每次心中都感到一種特別的溫馨，高中二那年，她患了一場重病，我為她的病十分擔心，但沒有勇氣到她家探病，只日日從側面打探她的病況。直到她病好了從新上課才放心。這段日子，她消瘦了，我也消瘦了。她有三位表兄與我們同一班，人材都很挺拔。其中一位，還寄住她家，這時同學中對她傾慕的也不少，所以我常常因她一語而憂，一個眼色而喜。

三年級，我們的感情稍有進展，但



1994年，冰姿七十歲，開始醉心於陶藝，我集詩經及韓詩外傳作為祝壽詞以贈之，今人已云亡，空留祝詞，不勝愴然。慕稼為我常用的筆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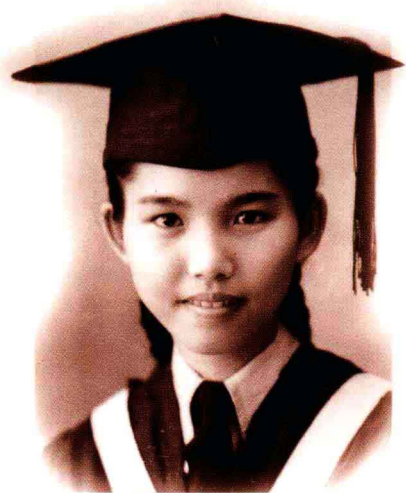
仍是默默會心而已。畢業之後，我回香港，她因家事匆匆返粵北考入中山大學，我則滯留香港，不意太平洋戰事突發，香港淪陷，我全家逃難，輾轉入了廣西，後來我又到了重慶，入讀政治大學，於是我們兩地分隔，雖然有魚雁往來，但仍然是心意稍通而已。後來日寇入侵西南，中山大學播遷，我又參加「十萬知識青年軍」，後來更奉調至緬甸補充新一軍，從此雁逝魚沉，兩地消息隔絕，直到抗戰勝利，我隨新一軍返廣州。她亦返廣州中山大學補讀四年級功課，然後我們才有機會再見，由初遇到這次再見已經歷了七年，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已悠悠七載。我知這時已有不少中山大學的同學圍繞着她，我有點心寒。在一個月明的晚上，我到她家，她正帶着圍裙照顧弟弟們晚膳。膳

後，我邀她外出，在一個路邊的樹蔭下，我向她提出婚約。感謝七年的情誼，她很快就答允了。我大喜若狂，就在路邊抱起她，這是我們第一次擁抱。翌日黃昏，在她房間的窗下，對着明月，她問我的理想，我告訴了她。她說：「很好，我以後將終生為你的理想而奮鬥。」我既感激，又興奮，又抱起她輕吻。

有一天，我因受了風寒，眉骨刺痛，她陪我去看醫生，不意醫生休假。於是我們偷閒去遊六榕寺。當時，她因為身體虛弱，有病，親友們頗有閒言，她心裡不安，於是在佛前輕輕地禱告，又輕輕地下跪求籤，籤語說：「恩深更無語，懷抱自分明。」我們對籤語非常高興。素食之後，登上六榕塔，細細辨

悼冰姿

代序



1946年，冰姿畢業於廣州
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。

認諸菩薩不同的容顏，時清風徐來，聖地特別幽深而寧謐，我們不禁又輕輕擁吻。她說：「我們對着許多菩薩啊！」我說：「這使我們的愛情更莊嚴。」她點首微笑。然後我們憑着迴欄眺望，低頭正對佛舍的前階，佛舍的建築很古樸雅致。榕葉飄落，景色高雅而安祥。我們相約說：「將來我們再次登臨，又輕輕擁吻，那時即使事業無成，我們不會感到歉意，只會嘆息蕭疏的白髮。」我知她的心情因籤語而興奮，兩頰微紅，十分美艷而溫馨。可憐，今日重登六榕塔已無可能，冰冰你忍心捨我而去，留我

一人踽踽獨行！？

又有一次，新一軍有進駐日本三百日的消息。於是我們於歡聚之中又雜以離愁。冰姿說：「我們再見面時都長大一歲了，我們應該更珍惜此次的相聚。」這日，我們去看電影「月宮寶盒」，每到有會心處，我們不期然兩手互握，兩面相偎，似乎感到息息相通。冰冰啊，天下的至美何有過於會心無言。

當新一軍開發北上秦皇島的前夕，我到她家辭行，然後與她外出，這夜月色很淡，我抱她上孫總理讀書處的台階，她合目放心任我抱，她說：「還有甚麼比合目放心更快樂。」真的，我們兩生命合了流，任水流東西，那管它波濤夜驚，風雨夜嘯呢！冰冰，我們已合流了五十七年，七年前（一九九七年）兒女們祝我們結婚五十年「金婚」紀念，我以為必可有六十年「鑽石婚」紀念的，不意你今日一人先行！

當我登上秦皇島的大船時，正是離愁百結之際，忽奉軍部命令我暫時返穗留守，我不禁大喜過望，於是立即返穗。我的從軍，是為了對日本的侵略，現在已勝利了，我理應退伍復學，於是

我申請退伍。幸得陳上校秘書的幫忙，我得正式在廣州退伍，於是我從廣州乘船返南京復學。臨行與冰姿約好，我畢業後即返廣州結婚。

我從軍時已有三年級的成績，所以復學是讀四年級，政大的四年級，規定半年上課，半年實習，我上課是不能集中精神，對功課只是草草應付，實習則派在江蘇省會鎮江市民政廳工作。鎮江被戰火摧殘八年，已非常殘破，正是百廢待舉的時候。不料地方官員顛預無能；未能好好地利用這批來實習的青年才俊，任由他們自由行動，敷衍了事。所以我們在鎮江儘日遊覽名勝。鎮江多古蹟，北固山、焦山、和金山寺都是有名的。此外三國時留下的古蹟甚多。於是我以懷古之情，沖淡離愁之苦。當畢業典禮完結後，我立即返廣州。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與冰姿舉行婚禮。

婚後，在一小巷賃一房子建立小家庭。小家庭的睡房正對天井。天井牆上爬滿小植物，

風來時，小植物翩然起舞，頗有風致。這時我在廣州市政府當小公務員。冰姿在她媽媽主持的中學教書。每天晚飯後我們一同倚窗讀書或看小說，每看到佳句或者有趣的故事，我們都一同欣賞，相對微笑。我記得，小說中有一江湖人物，渾名是「恨福來遲黑判官」。我們覺得這渾號很有趣，以後常常用「恨福來遲」一語相笑謔。小巷的晚上，有老婦人叫賣五香蠶豆和鹵水鴨頭鴨翼，我們常買些在房中一面看書一面小吃。這



1948年，我們新婚不久，有同學自南京來訪，同遊於廣州市中央公園攝於池邊，我故意投石於池使起漪漣。



何

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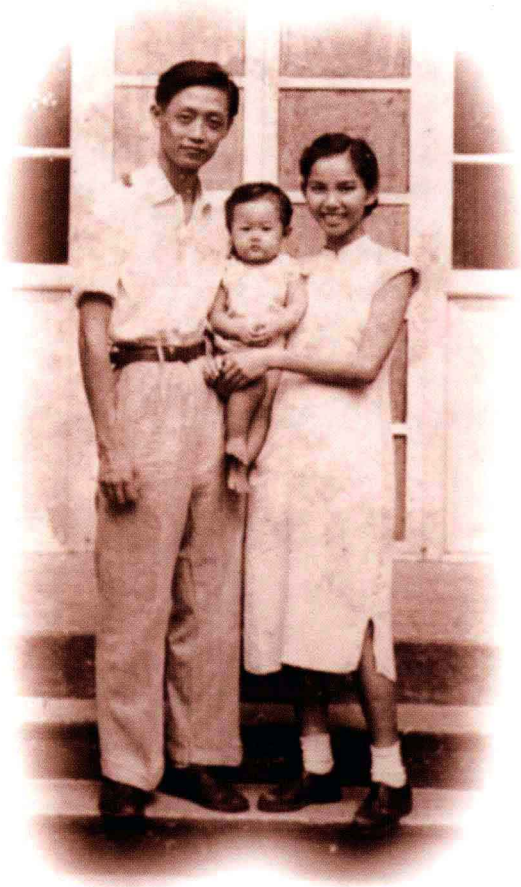
姿

陶

藝

創

作



1949年，我們住於香港九龍九龍塘光園二家姐家花園的書房，這時我們兩人均患肺病，甚疲，惟長女經文甚健康，甚可愛。

時，長女已出世，我倆常唱着歌謠，搖着搖籃逗她安睡。這時，國共之爭正烈，內戰擴大，金圓券嚴重貶值，市面一切交易，都以米價來計值。我們的生活漸漸困難。但是，我們仍然沉浸在新婚的情緒中，過着一種平淡的小市民的愛情生活。而唯一使冰姿不安的，是她的身體虛弱，可能有病。親友時有閒言，她擔心我會因她的病而疏遠她，於是，我堅持每早與她同用一牙刷，同用一水盅，表示我完全不以她的病而介意。

後來戰火南移，廣州不能安居了，我父母到了中山縣姨母家，我和冰姿到了澳門，我們初戀之地。但是，我們都失業了，無以為生。為了生計，冰姿每天早晨賣報和送早餐。因為沒有小販的衣服，只好穿旗袍賣報送早餐。途人多為之側目。冰姿雖然辛勞工作，但仍然不能維持生計。於是我們又搬到澳門對岸的小島氹仔，幫助一位從湖南來的同學，早晨賣白粥，下午賣糖水。冰姿在市場操勞，終日滿身污汗，小女兒成為市場上赤足污面的小混混。冰姿雖不辭勞苦，而我覺得使妻女如此，心裡大感不安，於是努力尋找工作。後來，我找到兩份工作：白天在小學教書，晚上在

華南大學兼任，教中國通史。這真是濫竽充數，但為了生計，也無可奈何！

後來冰姿也找到一份中學教書的工作。我們的難關勉強渡過了，晚上每當女兒安睡後，我們常到澳門的淡水河邊沐浴。時時以「恨福來遲」一語相笑謔。這可算是患難中的浪漫。

新一軍那位上校陳秘書也退了役，在香港辦一私立的嶺東中學，這時因為南來香港的人多，學校不足，所以私立學校很賺錢。陳校長來信邀我來港任訓導主任。我認為華南大學沒有前途，發薪已經困難了，香港發展的機會較多，於是又舉家來港。香港的教育制度很不合理，曾在香港政府師資訓練的教師支甲級薪酬，未經港府師資訓練的教師只能支乙級薪酬。甲乙兩級的薪酬，相差三倍。我的待遇雖然微薄，但陳校長當我有需要的時候邀我來，我以為不應計較待遇，只應努力工作。而且新一軍的舊識余君和梁君也來嶺東中學工作，我們在木屋區毗鄰而居，所以生活雖清苦，仍有友情的滋潤。這種生活，只維持了一年餘，我因發現肺病，不適宜在中學教書。這時長兒已出世，幸好冰姿找到兩份家庭教師工作，一份在黃昏，一份在夜上，兩份工作相距不到一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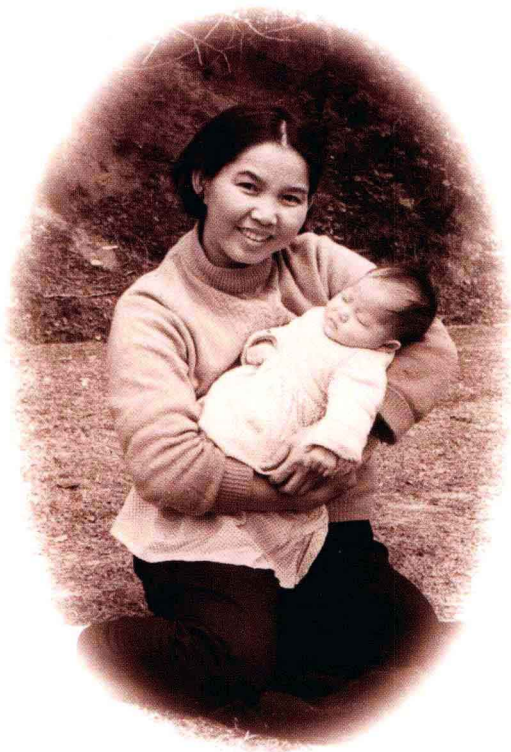


1958年攝。我於1955年考入新亞研究所，1957年畢業，即在新亞書院講授中國通史。我們的生活漸上軌道，於是同時覓醫治療肺病，冰姿很快康復，不久獲沙田信義學校教席，於是在沙田排頭村道風山下建一小屋。照片攝於屋前石階，此時我們兩人均已康復。

悼冰姿

代序

時，我們無法在家晚飯。於是我和冰姿約好到附近一小食館吃平價碟飯。我每晚依時抱孩子來餐館和冰姿會合。她匆匆吃了一碟平價的飯，卻要擠奶餵兒，



1969年，我們遷居至窩打老道，是年我休假赴美，幼女允文出世，產後60日，冰姿抱允文攝於窩打老道華仁書院之草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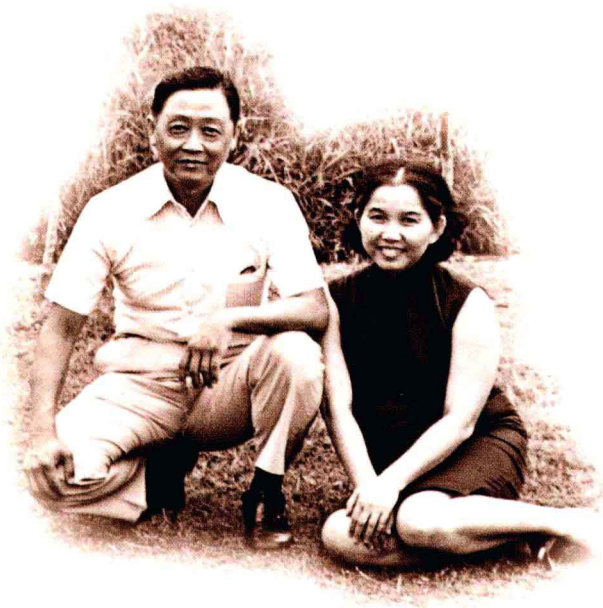
1970年，我在新亞書院任教已十三年，每逢周末，或購食物回家舉行「歡樂青春」餐聚，或全家旅行沙田後山，允文因年太幼不能同行。冰姿（左第一人）、長兒經武（第二人）、次子緯武（第三人）、國棟（第四人）、長女經文（第五人）。

真是「吃的是草，而擠的是奶」，我非常心痛。但冰姿卻坦然享受餵母乳、把兒子抱在懷中的快樂。我很佩服她坦蕩的心懷和真摯的母愛。

我的寫作生涯可能是由《人生》雜誌而開展的。當時我正窮愁之際，寫了一篇政治論文，寄《人生》雜誌，刊出後，給我六十元稿費，我很高興。於是我試用「故事新編」的體裁，以描寫王守仁在龍場驛悟道的故事為主題，寫了一篇《一顆跳動的心》，寄去《人生》雜誌，《人生》的創辦人王道先生很欣賞，立即寫信來邀我擔任《人生》雜誌的編輯工作。我很高興又找到了工作。《人生》雜誌是王道先生夫婦為了追求理想而艱苦

創辦的刊物。他們的生活非常清苦，我當然只能清苦地工作。後來嶺東中學的陳校長接辦了《中南日報》，邀我任總主筆，於是我到了《中南日報》。《中南日報》的地址在香港，而我家卻在九龍，所以每晚返九龍，冰姿必為我準備晚飯，一同進食，並或為我理髮，或為我清理病足的趾甲，然後才睡覺。我在《中南日報》每天除了撰社論之外，還在副刊撰些雜文及小說，每天要二三千字的稿費，才可以應付家計。好在報章副刊上的雜文，可以隨便下筆，寫二、三千字並不困難。

一九五五年我考入新亞研究所，所長是錢穆先生。我每月得二百元的研究費，於是辭退了研究所以外的一切工作，專心致力於學術了。五七年畢業後，即在新亞書院講授《中國通史》，我們的生活，才漸上正軌。但由於多年生活的困苦艱難，使我們的肺病漸深，於是我們一同往關燦龍醫生處治療。關醫生說：「你們兩人雖同時患肺病，但用具仍須分開，不然互相傳染，會增加病情。」我們然後依言分用各種用具。幾個月後，關醫生很高興地說：「冰姿的病已完全受控制了。她痊癒得如此快速，可能由於



1977年與新亞書院歷史系
同學旅行時攝

悼冰姿

代序

她心情開朗愉快之故。」我則拖了兩年才痊癒。

冰姿恢復健康後，又在沙田墟的信義學校獲得一教職。信義學校是一所政府津貼學校。因為冰姿是中山大學師範學院畢業的，教育司承認她的師範資格，給予甲級待遇。從此，我們的生活漸改善。我自從在新亞書院講課開始，以後在新亞書院及中文大學連續任教二十六年。中間經過三次休假：

第一次休假是應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之邀作為「訪問學人」。訪問後環遊世界一週。

第二次休假是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。我在假期中利用劍橋大學圖書的便利，完成了在香港大學的博士論文。並再次作環球旅行。

第三次休假與冰姿及小女兒同行，在英國劍橋居留了半年，然後與小兒緯武會合，一起漫遊歐洲諸國，並直入北極圈在挪威看「午夜太陽」。劍橋甚優美，帶着濃厚的文化氣息。冰姿很愛它溫馨而文秀和俊雅清幽的中古情調。在這種環境度過半年休閒的生活，然後漫



1981年我第三次休假，與冰姿攝於英國，此次旅行與冰姿及幼女允文同行。在英國劍橋居住半年，冰姿甚愛劍橋之優雅氣質而帶中古氣氛，半年後與次子緯武會合，同遊歐洲諸國，並北入北極圈，看午夜太陽。



何

冰

姿

陶

藝

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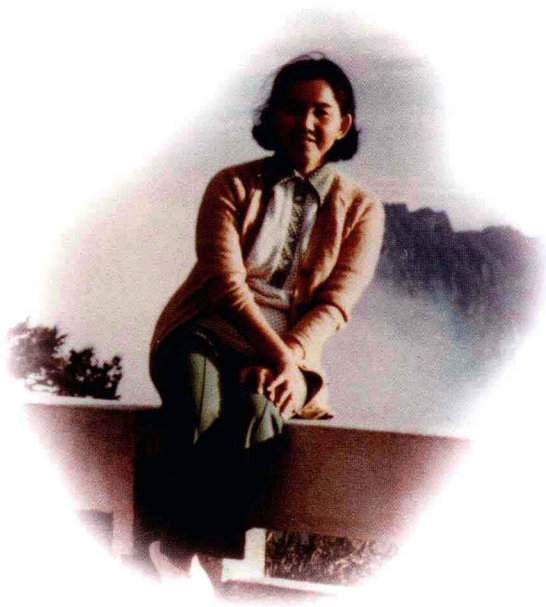
作



遊北歐各國。我想這樣安排或能稍稍舒緩冰姿多年來艱難勞瘁的生活，我的內心稍覺安慰。

當冰姿在信義學校退休的前夕，信義學校發生一件動人的故事。

冰姿於一九七一年時接受信義學校董事會的聘請擔任校長。冰姿的祖上三代都從事教育行政工作，可說是中國實行新教育的先行者，而且冰姿又是中山大學的師範學院畢業生，所以作為校長是非常適合的。冰姿自任校長以後，即全心全力投入工作。沙田原來是個小農村，有些村童頗頑劣，經冰姿多年來悉心教導、循循善誘，竟變化氣質，成為敦厚純謹而生氣勃勃的少年。所以學生家長對冰姿非常信任和愛戴。一九八一年香港政府要改建新沙田，把沙田舊墟拆除，舊墟內的學校全部拆卸，把信義學校的學生改派在附近的三間學校，信義學校的學生家長極力反對，認為信義學校的成績最佳，不願轉入其他學校，要求教育司為信義學校建立新校舍，收容舊學生。這請求未獲教育司同意，於是數百名學生家長聯同到港府督轅向港督請願，竟包圍港督的座駕軍，阻止港督離去。港督見數百名學生家長愛校的



1981年冰姿旅遊至德國時攝

熱誠，於是答應於新建校舍中保留一層為信義學校專用，以收留舊學生。

由數百名學生家長請願的保校運動能成功，是香港百年來的第一次。可見學生家長對冰姿愛戴之誠，此反影出冰姿對教育工作的盡責。

冰姿的病，大概開始於二零零二年的夏天，到十一月由抽骨髓檢驗，證實是患了「急性白血病」。因冰姿年高，不

悼冰姿

代序



1997年，與冰姿攝於美國加州寓所（我於1983年退休遷居美國）

能換骨髓，士丹佛大學醫院的「癌症中心」和加州大學癌症研究所都認為無能為力，病勢嚴重，生命只能維持三個月。我只好四處訪求中醫，後得中醫康平啟醫生，認為生命可以延長，於是開始服用中藥。當時兒女們都在遠地工作，不能長留加州，於是服侍冰姿只有我一人。一天，她執着我的手，誦詩經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。誦畢，淚涔涔

下。我安慰她說：「我兩人都年登八十，不是已偕老了？」言畢立即轉頭，以免她見到我的淚痕。她牽我的手親吻，但不許我親她的口，只許我親她雙頰和前額，因為她有內出血，親口怕對我不好。又一日，她兩足浮腫。我替她按撫，她感到非常舒服，她說：「棟棟，我要如何酬謝你？」我說：「你用酬謝二字非常不當，我們相識六十



1999年與冰姿攝於加州家裏後園的小亭